

「招牌」之城

月 松



上次寫到我的「逛吃」之旅，首站去了洗衣街的星巴克。吃完才想起「澳洲牛奶公司」，之前始終未能成行，這次差點又錯過。

澳洲牛奶公司於一九七〇年在佐敦白加士街開業，店主為紀念自己在澳洲打工的日子，外加主要售賣奶製食品，便以「澳洲牛奶」命名。它實則是一間冰室，不提供午餐肉、腸仔、即食麵或飯餐等茶餐廳常見款式，招牌菜為「蛋白燉鮮奶」和「杏汁燉雞蛋」，還有炒蛋和多士。以光速上菜馳名，其獨特的霓虹招牌亦是區內地標。

隨着手機導航，左顧右盼，暈頭轉向，一直找不着店。幾經問路，其實就近在眼前，方知它的「招牌」被拆了。來過香港的遊客，必定對這裏的夜景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相比起維港或太平山夜景的壯麗，我更愛鬧市街頭五光十色的「霓虹招牌」。「澳牛」的招牌被拆，意料之外。腦海中無數次出現過的「金漆招牌」，還沒來得及看一眼就消失了。澳牛的招牌是行書，出自卓卓衡手筆，是卓氏少見的字體。卓卓衡多寫魏碑體，此字型勾勒明顯，適用於高掛上空的招牌，讓路人遠處都見到。

霓虹招牌盛行於五六十年代，夜生活漸興盛，港人夜晚會走到街上消遣娛樂。商家看準商機，大肆為自己的商品做廣告，爭相招攬顧客。在那個電視廣告還未普及的年代，各式各樣的霓虹招牌粉墨登場。舊式店鋪尤其重視招牌，多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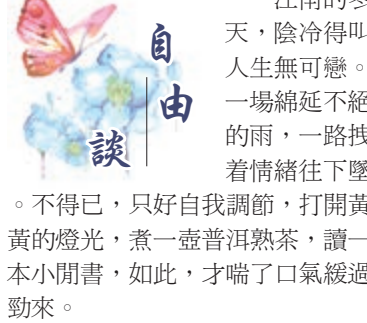


▲霓虹招牌是香港的一道美麗風景線

作者供圖

獨攬梅花掃臘雪

陸小鹿



江南的冬天，陰冷得叫人人生無可戀。一場綿延不絕的雨，一路拽着情緒往下墜。不得已，只好自我調節，打開黃黃的燈光，煮一壺普洱茶，讀一本小開書，如此，才喘了口氣緩過勁來。

手頭上的一本，是豐子愷的《少年音樂和美術故事》。這些年，迷上了音樂和美術，收藏了好幾本豐子愷的畫集。這個童心未泯的老孩子，實在太符合我的趣味和理想。讀他的文字，也如雪後初霽，我看到彩虹升起。

「do re mi fa sol la si」，這普通的音階你會聯想起什麼？會想到一幅畫嗎？我當然想不到。可是在豐子愷的筆下，這七個音階真的就變成了一幅畫。「我們小時候學唱歌，先生教我們唱音階，用『獨、攬、梅、花、掃、臘、雪』七個字。」獨攬梅花掃臘雪，用如此詩意盎然的諧音書語來記音階，真是美好啊。

每年年初，柳梢上有鳥兒開始唱歌。你覺得鳥兒的聲音像什麼？像唱歌？不，不完全對。因為歌有時莊嚴，有時悲哀，有時雄壯，不一定是愉快的，而鳥兒的聲音無時不愉快，所以它更像個「笑」。鳥兒的聲音像個笑。我想不出還能有什麼比這更新鮮的比喻。生活中，有許多自然的音樂，像笑一樣的鳥兒的歌聲就是音樂。

月光下，婆娑起舞的竹影好像一幅中國畫。你知道為什麼人們常用墨筆來畫竹，而不用綠顏色來畫

找來著名書法家題字，務求每款字體都不同，再配上自家獨愛的顏色，再送往霓虹燈公司製造，吸客也重視藝術含量。據說，若是哪位書法家寫了招牌後，這家店鋪生意旺，大家就都願意請他來寫招牌，討個好彩頭。字跡工整、裝置漂亮，大家就會覺得這個鋪頭有信譽，會帶來更多的財富。這些充分體現了商人「圖吉利」的心理。

層層疊疊的招牌、種種瑣碎的細節和與人溝通的裝置，讓乏味的街景變得統一而充滿樂趣。圖文並茂，組成了街道的語言。相比起電腦字體的千篇一律，港式招牌的書法已成建築設計美學重要的一部分。市井的食肆配上文雅書法，說不出來的衝突美，這大概是世上獨一無二。霓虹燈的迷人之處在於它柔和的光，不似LED燈刺眼，它充滿魔力、憂鬱，詮釋聲色犬馬、紙醉金迷，甚至還帶點文藝的頹廢氣。

在描述中文字在混合用途樓宇的角色時，胡恩威這樣寫道：「混合用途建築之所以是香港風格的奇景，是因為建築物與文學產生的化學作用，建築物的外牆被文字包圍着，功能上文字成為空間用途的代號，讓街上的途人能夠閱讀和知道個別單位的功能和用途。這些文字的組合、字款的設計，為平平無奇的石屎建築帶來了一種充滿動感和活力的景象。」人事活動隱藏於千篇一律的建築中，的確需要更大更誇張的招牌，以求引人注目，並增強「地方感」。

夜幕低垂，霓虹招牌忽明忽暗，或完整或殘缺，總有說不清道不盡的美感。在你的心中，香港的霓虹招牌是否還一直亮着呢？



前段時間在香港藝術中心參加了一場有趣的展覽，香港文學館主辦，賽馬會「過去識」本土文學普及教育計劃贊助。此語雙關，「過去識」既是重新認識過去，又鼓勵觀眾走進作品，通過親身參與從接收者轉變為創造者，某種程度上說，後者是一切展覽最重要的目標。被動「感受」只是把觀眾設定為信息接收者，了解一件展品所要傳達的意義後，就算是看完了；然而主動「參與」則是引導觀眾進入創作的過程，可了解藝術家的設想、表達方式，又能夠加入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想像力。過去我一直希望認真研究詩的策展，因為一首詩如果僅僅是印刷出來或者由作家手寫，而後展示在會場裏，它的生命幾乎是被取消的，與書籍閱讀無異，故而詩的策展必須是對詩的闡釋與再創造，最好是用新的藝術形式去理解原文的意義乃至將其重新「翻譯」出來。

時隔三年，香港作家也斯的紀錄片《東西》將在港大再度放映，他的詩就和不少藝術媒介跨界合作。而影片提到也斯的兩句話，正好



二〇一八年，我們似乎在焦慮中集體陷落。霧霾天氣肆虐，讓我們看到了一雙雙焦慮的眼睛。學區房背後的現實，讓我們聽到中產階級焦慮的吼叫。在社會階層的權力秩序下，焦慮的年輕人不得不修改群體的話語策略，重新賦予自己「假裝」的權利。於是，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「都柏林人」：很多人開始假裝生活在北上廣。他們精緻而孤獨，世故而天真，在寒冬裏被失去工作和生活，卻仍然執著地留在魔幻的城市。

自從但丁筆下的世界從二維變成三維，自戀、自苦、自憐、自嘲便成為新時代最響亮的情緒。九〇後拿起保温杯泡上菊花枸杞和紅棗，在鍵盤上嘲笑八〇後的過時、七〇後的油膩、六〇後的腐朽。相較之下，「芳華」一代似乎並不焦慮，他們是廣場的主人，曾經他們在廣場中站立，如今他們在廣場上跳舞。然而歷史的怪獸像以記憶的形式會被深埋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，那些從廣場回到庭院和居室的時候，罪與罰的咒語會把潘多拉魔盒悄然打開。

幾代人的焦灼與疲憊、失落與彷徨，缺失與遺憾，以致於「懷舊」在這個時代成為顯學。

二〇一八年那些高速運轉的陀螺，焦慮不堪的螺絲釘，在嶄新的二〇一九年繼續在焦慮中狂奔，灌下十全大補湯學《飄》中的主人公斯嘉麗的口腹說：明天是新的一年。在這個狂飆時代，日常生活荒誕如斯。每天的新聞讓人不得不產生如夢之感。在這樣一個焦灼的當下，如何面對焦慮，尋求與焦慮的相處之道，似乎已然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。

陳凱歌在《妖貓傳》中曾拋出過一個可供參考的答案。這個答案，就藏在《妖貓傳》中空海所要尋找的「無上密」身上。在《妖貓傳》中，白居易陷入長恨歌真假難辨的焦慮，空海陷入求「無上密」而不得的焦慮。在對真相的苦苦尋覓中，他們發現，在這個到處充斥着幻術的世界，要想抵抗現實的焦慮，解決當下的困境，最大的關隘就在於如何看待幻術之幻。他們原本認為，幻術本質就是「幻」——它是虛假的。但是，空海卻從化身烏孫的惠果大師那裏得到一句話：幻術中也有真相。正是借由這句話，空海參透



過完大寒就意味着臨近年關了，為食如我，自然就忍不住老想到吃飯的事兒。各種飯局開始約起來，「人情味」變得格外濃郁。年底最重要的飯局就是除夕的年夜飯了，家人圍坐在一起，桌上一定有你最愛吃的那道菜，所有關於那道菜的記憶，都開始鮮活起來。年夜飯吃的不是菜，吃的是團圓。

年輕人吃飯讓手機先吃，不拍照這頓飯就算白吃了。以前的文化人也挺講究，吃飯前先賦詩一首、吃完作文一篇，愛吃，卻並不以「吃貨」自居，吃是一件風雅的事，是稱「食客」。

但不論古今「吃貨」或是「食客」，說起

藝術的跨界闡釋

吳念茲

借用來形容不同藝術的相互闡釋——也斯說，「我的朋友都有我性格的一面，你看到他們，將他們組合起來，就是我的性格了」，用一種藝術翻譯另一種藝術，它們之間必須建立起可靠、親密的友誼，教人見得到它們惺惺相惜之處。另一句形容也斯在嶺南大學教書育人的話更令人觸動：「用生命影響生命」。藝術語言的闡釋不是把概念照搬、傳遞出來，更重要的是感受原有對象的生命整體，並通過自身生命的演繹、身體力行以講述自己的理解。設計師又一山人把也斯的兩首詩各製成紅酒瓶，時裝設計師黃惠霞為也斯小說《剪紙》兩位女主角設計服裝，飲食文化學者蕭欣浩親手用香港本地食材來烹飪一道也斯所寫《馬賽的魚湯》，瑞士爵士樂手趙錫美在也斯追思會上把《兩人壽司》演繹出了絕妙旋律，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則是舞蹈家梅卓燕在詮釋也斯《蓮葉》組詩時的動人舞姿。

這次文學館的展覽同樣是文學和視覺藝術的跨界合作，以「氣味相投」為主題，以五味「辛、酸、甘、苦、鹹」、四氣「寒、熱、溫、涼」組織九對作者和藝術家的合作，多數是先有文學作品，後以視覺藝術再創造，除了黃

仁達，先有裝置作品後寫文章繼續發揮。「氣味相投」恰恰正應了也斯對朋友的提法，文字和視覺藝術的合作是基於共鳴和友誼的。比如周漢輝《辣三章·戒辣》，辣先與平淡生活對應，後與繁忙勞作後人臉上的紅光與汗聯繫起來，不動聲色地敘說一個人生活中所期待的精彩、滋味，一點一點被現實中的苦澀、艱辛取代。藝術家王天仁用雕塑來詮釋它，他從詩中選取手推車等意象，同時特意選用廢舊回收的卡板、鏽跡斑斑的鐵鏈等材料。觀者從成品可以聯想到，一個走了大半天而感到疲倦的人躺在手推車的箱子上休憩，另一人盤腿坐在路邊，肩上擱着舊毛巾，而臉上（即滿是鏽跡的鐵鏈）同樣顯見倦容。另外有兩個人彷彿是鐵鍋裏的鏟，學習用彼此擦出的火花把生活炒熱。這一組作為第一組作品放在展廳最外端是合適的，以最直觀的形象提供超出文字、物質材料以外的想像空間，讓觀者進入狀態，自行把背後的故事組織起來。展覽的最後一個環節「如是我聞」，十二個瓦煲煲有十二種味道，我們可以分別去聞，寫下自己的記憶和感受。臨走前，我竟從牆上找出了一首觀者即興創作的詩呢。

尋覓庸常生活中的金子

賴秀敏



▲《妖貓傳》中空海陷入求「無上密」而不得的焦慮

資料圖片

了「無上密」。它的要義就是：接納幻滅、擁抱真實。

現實中的空海也參透過「無上密」。延曆二十三年（八〇四年），空海和尚入唐，師事七祖惠果，惠果大阿闍梨將密法無遺地傳於空海和尚。自青龍寺惠果阿闍梨處得到傳承衣鉢後，空海來到中國南部的海岸邊，將手中的三鈷金剛杵飛擲空中並說道：「爲了在日本弘揚密宗，請指示最適宜之地」。話畢，只見閃耀着金光的三鈷金剛杵不但沒有沉入海中，還飛向更高的紫氣祥雲之間，消失於虛空。待空海歸國，在日本找尋密教修行聖地的途中，發現自己曾經擲出的金剛杵竟懸掛在一座山的松樹的樹杈之間。於是空海向嵯峨天皇請求，讓這座山成為日本真言密教的根本道場。這座山，就是日本大隱隱於市的高野山。八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，空海於高野山的岩窟中入定，據說等到五十六億年之後彌勒菩薩降世，空海便會出任繼續行利益衆生之弘法事業。

在這裏，我們可以看到空海想要傳達給我們的答案：在現實世界中抵抗焦慮的秘訣，就是「無上密」所指的：接納這個世界本就充斥着焦慮的本來面目，回歸真實，珍惜庸常生活中的美好，從而獲得內心遼遠的寧靜。正如陶淵明彎腰採了路邊籬笆的一朵花，起身抬頭恍然看見南山在前。南山之悠然，全因人心之愜意。物我之間，水乳交融。此之謂「不知何者為我、何者為物」。其中蘊藏着一種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，也即「悟」的思維。

「悟」，就是抵達真實，一如空海參悟的「幻術中也有真相」。在日常生活之幻中

，什麼是能抓在手中的，確鑿無疑的真實呢？是我們的心靈。

現實縱然充斥着幻境，然而人的心境是真的。實實在在，認認真真的過日子的心境，就是日常最大的真實。在這個世界上，我們總有一種力量去遠方，一種力量回原鄉。把奮鬥與焦慮留給遠方，把寧靜與真實留給原鄉。在溫情脈脈的日常圖景中，找到日常生活的金子。

對每天奔波於都市中的現代人而言，它提示我們：不僅要成為一個修行人，更應成為一個修心人。只要我們孜孜不倦地進行一種現代生活的日常修行，也可以完成內心的遷徙，參悟屬於他自己的「無上密」。那些焦灼的「一地雞毛」，落在修心人的眼睛裏，也能像一片金色的落葉，隱約散發着純淨心靈的微光。如清少納言曾說過的：洗頭，化妝，穿上浸滿香氣的衣裳，即使在沒人看見的地方，心中也十分快活。

這也讓我想起蘇軾在《東坡志林》中所提及的箴言：「余嘗寓居惠州嘉佑寺，縱步松風亭下。足力疲乏，思欲就亭止息。望亭下尚在木末，意謂是如何得到？良久，忽曰：『此間有甚么歇不得處？』」蘇軾講了這樣一個道理：生活不一定需要一個亭子才能歇息，人不一定要被時間刻度捆綁。

與其說現實讓人焦慮，不如說被現實禁錮這件事讓人焦慮。與其說無常是苦，不如說在意無常方為苦。不一定要去遠方的田野才能尋找生活的詩。隨心而為，方得始終。浮生一夢，寧靜致遠。哪怕是家門口的一顆小石頭，落在修心人的心裏，便也能點石成金。

且說年夜飯

陳紓婕

年夜飯，終歸是繞不過餃子去的，風雅食客梁實秋便曾在書中寫到：「『好吃不過餃子，舒服不過擲着』這是北方鄉下的一句俗語。北平城裏的人不說這句話。因為北平人過去不說餃子，都說『煮餛飩』，這也許是滿洲語。我也是到了十四歲才知道煮餛飩就是餃子。北方人，不論貴賤，都以餃子為美食。鐘鳴鼎食之家有的是人力財力，吃頓餃子不算一回事。小康之家要吃頓餃子要動員全家老少，和麵、擀皮、剝餡、包捏、煮，忙成一團，然而亦趣在其中。年終吃餃子是天經地義，有人胃口特強，能從初一到十五頓頓餃子，樂此不疲。當然連吃兩頓就告饑的也不是沒有。至於在鄉下，吃頓餃子不易，也許要在姑奶奶回娘家時候才能有此豪舉。」

北方人吃餃子，自是百年傳統，而餃子

餡也各有所好：有人愛吃薺菜，有人怕吃茴香。但於北方人而言，最要緊的還是餃子需是自己家裏做的才香，斷斷不是外面超市裹機器包的、冷凍起來的速食餃子可以比擬的。

南方人精細講究，在吃食自然也是如此，年夜飯也就是各地有各自的風味了。四川天府之國素來喜愛香腸臘肉，蘇杭人間天堂則少不了東坡肉、蛋餃一類的本幫菜，再南去到廣東粵港一帶便是以盆菜、年糕之物來訴說團圓了……說到底，比起味道如何，年夜飯更講究的還是氛圍，多少有些儀式感，而年味儿亦終究是關於家的獨特味道。

想來，不管過春節的形式如何改變，除夕夜的晚上，跟親人、愛人一起吃頓像樣的飯始終都會是華夏兒女無法捨棄的習慣。